

## 初遇高原

陈元普

从燕赵河北的唐山出发,我星夜驰骋,穿过了山西,跨过黄河,横贯陕西三秦大地,从光雾山入四川蜀地,绕成都外环而过,奔甘孜巴塘而来,历时三天,我独自一人走过了3800公里旅程。我看到了石家庄的似锦繁华,也看到了太原的阑珊灯火,还看见了西安古城深夜星空,更看到了成都的车水马龙,一路向西而来,那座写满了情歌,荡漾着藏族风情的康定向我露出她神秘的面纱,透过她多情的双眼和妙曼的背影,我遇见了折多山,那种猝不及防的雄伟壮丽瞬间击中我孤寂已久的心扉,脑海中百千万个念头闪现,这一切都是在等我吗?

我知道康定这座城市源于那首耳熟能详的情歌,它因歌而蜚声海内外,当年李家“溜溜”的大姐在跑马山下遇见张家“溜溜”的大哥,在那朵“溜溜”的云彩下,四目相对,两心碰撞,便牵起双手,健康幸福地定居于高原一隅。城因人而兴,人因城而美。作为旅途过客,我匆匆而过,没有驻足停留下去去欣赏,心中略有遗憾,但想着今后还有机会,也就释然前行了。

折多山与康定城互为依靠。顾名思义,山高多折,318国道就像藏家女孩子头上的彩色丝带一样,华丽丽地散落在折多山间,蛇形蜿蜒地爬向云天深处。一个人开车行使驶在折多山上,迎面扑来的是蓝天白云,是皑皑的白雪山头,是石头堆砌挂着五颜六色经幡的“经山”,是踟蹰吃草的牛羊,是亘古的雄浑与苍凉,那些折弯处惊心动魄,“之”字的回旋如同一条矫健升天的潜龙,向上、向上、再向上,让整个旅途惊险刺激。

在折多山顶上,我停下了疾行的脚

步。驻足远眺,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宏大让你的心境的得到无限的升华。天空离我是那样的近,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蓝色的天空,捉住飘动的白云;太阳仿佛就在我的头顶,硕大而炽热,明晃晃火辣辣的线条针刺般投射而来,让人睁不开眼睛;远处的雪山被阳光抚摸得“冷汗”直冒,战栗着、激动地流下了清澈的“泪”;凛冽的风呼啦啦地呜咽着奔跑而来,冰冷如同刀锋刮过脸颊;嘴里呼吸的热气变成了“白烟”,在阳光下瞬间消散。此时此刻,胸中涌荡着一种敬畏,那是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神秘莫测的敬畏;对人类挑战极限、一往无前的敬畏;对祖国大好河山、巍峨壮丽的敬畏;对生命存在的伟大全是虔诚。此时此刻,从我的心底,从灵魂深处升起一种澄明,对这屹立千年的山,对这千年不化的雪,对这呼啸的风,对这无视一切低头吃草的牛羊充满深深的眷恋,是,绝对是眷恋!

都说爬坡过坎最艰难,但在折多山,下山才是最危险!虽说省力,雪在阳光里融化成了水,在冷风中凝结成了冰,滑溜得让你难以立足,尤其是阴山方向,更是让你提心吊胆,我的心一直就卡在嗓子眼上,好长时间都没有落下来。

在雅江,我看见了一幢幢红瓦黄墙,用石头堆砌而成的房子,艳丽的红色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格外的醒目,传承千年的藏家民族散发出一种难以言说的瑰丽,深深地吸引了我的眼球。房子没有阳台,从上到下张开的都是直楞线条的美;窗户开口不大,估计是为了更好的防寒;大门开得比较低,也有些狭窄,进门需要低头、微微地向后弯腰;整个房子就如同一个四方形的盒子倒扣在碧草蓝天下,零星的白雪点缀在屋顶,让你的心无端生

出一种如山石厚重的踏实。多年的同事加好友梁已经在这里准备了丰盛的美食迎接我不期而遇的造访,香醇的藏酒,灿烂的笑容,热情的拥抱,一如往昔,让我感受到友谊地久天长。讲不完的回亿,说不完的过去,道不尽的辛酸,让我在雅江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那一夜,雅江的风都变得格外的温柔,如同婀娜的藏家女孩的手拂过脸颊,带着奶香,带着酒味,带着牛羊腥膻,带着梦幻入眠。

雅江的早晨是有些凉意的,那种凉意有些刺痛。微黄的雅鲁江水奔腾咆哮,不知疲倦地撒欢儿流向远方,岸两侧近水边的孤石上依稀可见白晃晃的冰溜子和残雪,依山傍水的城市街道狭窄而甬长,店铺几乎都还没有开门,路上裹得严严实实的早行人零零星星,偶尔有一两家开得早的早餐店热气腾腾,烟雾袅绕,香气四溢,高原小城的闲散、自在、恬淡在此时此刻再也掩藏不住,没有大都市的熙熙攘攘,匆匆忙忙、慌慌张张,没有“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干得比驴累”的忙碌,只有舒缓的节奏,惬意的满足,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喜乐。

我沿着318国道继续驰骋。“天路十八弯”如同婷婷少女不知所措地出现在了眼前,让我产生了弃车而行的意念,但我终究按捺下了那股冲动。这真的是一条通天之路,曲折还如同人生一样,有缓有急,有顺有逆,百般变化。每一道湾有每一道湾的风景,每一道湾都是一个拐点,都能唤起你探索未知神秘的欲望,突兀孤寂的巨石如同经风雨历的老人,屹立千载依然挺拔如故,摇曳千年的灌木依然壮硕如昨,绵延的原始森林一山又一山,森林冬日的墨绿和草原冬日的枯黄自然分割,蓝蓝的天空和雄伟的雪山相携相拥、相映成画,这一切都是上天不期而遇的安排,稍不留神就会让你热泪盈眶,抑不住情感的奔流宣泄而泪流满面。在十八弯的最高处,我洒下到高原的第一滴泪,那是望远山含黛,看天高地阔,念天地悠悠的欢喜之泪,在这里我发出了到高原的第一个视讯,一股征服的快感,一股奔涌的热血让我对前路满怀信心。

素有“天空之城”美誉的理塘在穿过一个隧道后出现在了眼前,如同《桃花源记》里的那种描述一样,复行数百米,豁然开朗,只见土地平坦,屋舍俨然,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派现代都市的形象

让你目瞪口呆,如同武陵人进入了“桃花源”。这座纯粹的“藏风”之城让我对藏族这个少数民族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他们心有信仰,不畏艰险,不畏高寒,敬畏自然;他们心如磐石,历久弥坚,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他们就是川藏高原的主人!缓缓行驶在理塘的街道上,我看见了穿着红色僧袍,亮出半个臂膀的喇嘛双手合十前行,看见了湖盆纹纹、手持转经筒、捻着佛珠的藏族老阿嬷,看见了不畏行人、悠闲漫步的牦牛群穿街而过,看见了衣着时髦现代的藏家女孩蜂腰蝶步款款而来,看见了自信纯真一脸干净笑容的藏家小伙,看见了和街市相连的寺庙,高耸的转经塔以及联排的转经筒,一切都显得那样和谐、自然、神韵,传承千年的文化脉络历久弥新。

收拾心情顺着国道381继续西行,不知不觉就到了此行海拔最高的海子山。4700米既是数字的体现,也是恶劣环境的说明,我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只是觉得呼吸略显不畅,我使劲深吸了几口气才适应。依然是雪山、草地、牛羊、河流,但这里的雪山格外的雄浑苍凉,一股蛮荒之气扑面而来,草地尽管已经是枯萎的季节,但仍可以看出丰茂时的繁盛,牦牛的毛发更浓密,结冰的理塘河岸被不甘受困的流水冲得犬牙交错,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清澈见底,我没有看见水里有鱼,听人说现在已经禁止渔猎,河里是有很多鱼的,只是夏季才能见到。到毛垭大草原时已经是下山路了,依然弯多曲折,但有了折多山下山的经历,也就顺畅多了,我没有在姊妹湖停留,尽管风景秀丽,因为此行的终点巴塘就在不远处。

巴塘位于川、滇、藏三省结合部,有“高原明珠”的雅称,更有“鹏城”的诤号,据说在山巅俯瞰巴塘,整个县城的外貌就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鹏鸟,海拔只有2300米,是最适合人居的最优环境。到达巴塘县城已经是傍晚时分,天依然清澈高远,落日的余晖让整座座城市都披上了一层霞光,我看见柳树依然枝繁叶茂,格桑花依然争相怒放,小河水依然欢快奔流,没有积雪,没有冰冻,没有冬季的萧索,适宜的温度,舒适的暖阳,我都有点怀疑走错了地方,这分明在秀色江南啊!

这就是我初入川藏高原的真实感受,诚实不虚。

(作者单位:二公司)

第一次走近你  
那是一个中秋之夜  
一群离家的女人  
守着月光说着儿女  
我把叹息写在了墙上

那个时候  
我们是工程队修铁路的女工  
与男人一样  
没有妩媚多姿  
只有一脸的汗水尘土  
每天下班以后  
做着母亲,妻子的梦  
除此之外  
我还做着白雪公主的梦

我找到了一本诗书  
便用心的去读  
不是在白天  
而是在夜里  
我有着满腹的迷离  
在孤独寂寞里  
为你写下了一行行小诗  
莫怪我

那个时候与你结缘  
心里满满的寂寞和叹息  
接受你是为了填补空虚

一个爱做梦的女人  
一个为陆游唐婉儿  
庆祝感伤流泪的人  
只能与你分享交心  
只能与你相拥离情别绪

那些个夜晚  
我守着你  
用无限的感伤  
用笔开出了一条小路  
苍穹在月光下泛着白光  
宇宙把路延伸的很长……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我们彼此这么倾心  
不知道  
是怎么走近你的小序  
你与我有了一颗心的感应  
如果没有你  
那么我的一生该有多么苍白  
若没有坚守  
怕一生都会与你失之交臂

慵懒的午后,精瘦的“宝藏”男孩迈着没有气势的步子走进大门,那身子似乎借了风,轻飘飘一靠,便斜躺在工作椅上,似有万般忧愁在心中,忽的张嘴吹出一个烟圈,斜着双眼谈起往昔,连问三个终极哲学问题的“变种”:这个世界是如何存在的?人类会如何走向灭亡?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这深刻的哲学之问离开大脑已经好多年了,在这不经意的刺激下,又突然被惊醒。记忆不自觉的被拉到那些同样忙碌但不知道意义何在的日子。某次课堂,新分配来的生物老师咆哮:“你这样的人活着就像指甲、头发、阑尾,不仅没有任何的意义,反而还要破损、变白、发炎,能增大这个社会的烦恼!”高深的比喻冲击力极大,懵懵懂懂中只是觉得脑袋轰轰沉沉,洒下一路委屈,却未曾想过活着的意义这样深刻的问题。

后来,那记忆深处略显狰狞的面目偶尔还是在梦里闪现,醒来还会不自觉看看手指,摸摸头发,甚至隔着肚皮感受一下阑尾,似乎真的没有存在的意义,也的确可能不经意间破损、不时掉落、不小心发炎,要么惹人身疼,要么叫人心烦。

后来读到先贤经典的教诲,庄子在《逍遥游·三》里说“树因不材而得以终其天年,岂不是无用之用?”黑格尔说得更是直白,“存在即合理。”是啊,时间的长河那么长,世间的众生如许多,经历了那么多又存在下来的东西,怎么可能彻底无用呢?

曾经喜欢舞枪弄棒,不小心敲坏掉了指甲,漫漫恢复期里,整个食指便失去了力量,连摁开电视机关都不能够;也曾为了备考将头发悉数剃光,然后在烈日下踢球,差点就被晒伤,脱一层头皮下来。那看似无用的指甲,让柔软灵巧的手指有了保护,更好地制作石器木器乃至工业创造,才推动了人类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进步;那看似多余的头发,默默尽自己微薄之力保护中极大脑,帮助脑灰质迸发无穷思想火花。它们又怎能被说是无用呢?

至于阑尾,在以前流传的说法里是典型的无用,甚至有人为了避免阑尾炎症的发生,还会提前将它切除。但后来有研究者说,肠道里辅助消化的有益菌群,在人类腹泻或者吃了抗生素时会遭受毁灭性打击,这时候阑尾会敞开大门,为他们提供避难场所,待到灾难结束时又将之重新放出,重建起整个肠道的生态系统;研究者还说,阑尾可以刺激肠道的免疫系统发育,储存和生产免疫细胞,输送给肠道以增强整个个体的免疫力。原来这被误解、嫌弃了一个多世纪的阑尾,其实也在角落里默默地发挥着作用。

这世界真的好大,时间似乎又好

## 我与文学

贾玉鸥

我用心感受你  
你用真诚支撑起  
我的人生历程  
你用坦诚相见  
铺成了前行的足迹

你的爱你的宽厚  
为我筑起一座山峰  
和山峰下流淌的小溪

你是我一生的追求  
我怕那世俗的目光  
玷污了你的纯静  
只有在远离了喧嚣  
远离了无聊的交易  
坐下来用干净的手和心灵  
沐浴着你的恩泽  
我才会有滋润的甜蜜

我一生都会与你缠绵  
就像太阳与月亮  
有着相互的吸引力

如今我和你只有一个主题  
让我追随着你  
爱着你  
成为你的唯一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

## 生命总有意义

### 哪怕点滴星光

杜启航

长,几千年来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众生又何止百亿,但其中的大部分,又似乎注定只能做青史上那被率领、被斩杀、被俘虏的数字填充。另有大部分,连成为数字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似乎仅仅只是在某个不为人所知的空间里完成一场有机物和无机物的转化轮回。这些存在,似乎的确没有什么意义。

时代进步的今天,似乎更是如此。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在高速运转的社会里投身高度精细的行业,没有成为小学作文里的超人、科学家、运动员……而是变成了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或在小小的格子间里敲打键盘,或在喧嚣的工地挥汗如雨,或在飞驰的高铁上看着窗外苦思人生……就像“时代的一粒沙”,多了不会多,少了也不会少。

可是,那些被史书们所忘却的大多数,终究还是活过,那一个一个个汇聚起来的无名,甚至可能本就没有名字的人,却传承了五千多年的文明,让这文明终于不曾中断、失落,也在这平凡的日常里,撑起了一个个小家,最终汇成了整个伟大的民族和国家。

生命总有意义,那怕只有点点星光,也能照亮些许方寸。“宝藏”男孩怀疑人生后的几日子里,社区突然爆发了紧急疫情,他响应号召冲上抗疫第一线,被防护服包得严严实实的他在万众注视里根本分辨不出,但每个都是他。

(作者单位:桥梁公司)



护城河之春

刘秀霞 摄

## 怀念父亲

刘 稳

又是一年清明节,绿草如茵细雨蒙蒙,思念亲人的人们早就提前开始了各种祭奠活动,都担心清明假期各陵园周边的大堵塞,虽然疫情的影响依然持续,但怀念的思绪却丝毫没有减退。

一年多前,在那个异常寒冷的冬天,父亲突患疾病,虽然我们半点不敢耽搁,虽然我们全家全力以赴,虽然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但是父亲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始终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载着父亲的灵车去殡仪馆的路上,我紧挨着坐在父亲身旁,总觉得父亲只是睡着了,随时都会醒过来和我说话。任凭泪水模糊着双眼,撕扯揪心的悲伤与顿足捶胸的自责,却再也换不回父亲的一个笑脸。

嗷嗷声声,哀乐阵阵,香火飘摇,泪如泉涌,悲声起伏。父亲的丧事按照关中地区的传统风俗,由乡亲们来主持操办,灵堂前后布置妥当后,闻讯奔丧的亲朋陆续前来祭奠,穿梭的人群熙熙攘攘,减缓了家属们的悲伤情绪。

晚上我和弟弟、儿子、侄子给父亲守灵作伴,看着父亲一个人躺在冰冷的棺中,回想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只有泪水长长地滑过脸颊。我找来纸笔,想写一份父亲的生平答谢词,可

哽咽得几度无法落笔,好久才稳定住情绪,却竟然不知从何写起。

告别仪式上,亲朋好友、邻里乡党、单位领导、同事悉数到场,都来送父亲最后一程。我无以为表,代表家属给大家叩头还礼致谢。父亲19岁就在铁一局参加工作,先后在桥梁工程队、汽车三分队和工程材料厂工作,父亲一生勤劳、勇敢、善良、节俭、顾家,父亲的优良传统成为我们的家风,指引着我和弟弟在各自的岗位勇往直前,永不退缩。

父亲安葬后,按照农历计算,每逢第七日,晚上掌灯以后都要上坟祭拜,还要手持木棍和金属盆进行敲击,围着坟地左右各转三圈俗称“打怕”,为的是担心父亲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刚开始会害怕,会被欺负,来给父亲壮胆的。三十八年前,父亲就是这样带着我给爷爷上坟的。

父亲临终前给弟弟交代了三件后事,一是放心不下母亲,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妈妈;二是肯定了儿媳的孝道和孝心;三是说自己不行了,不要乱花钱了。

现在即便是再忙,我也是几乎每天都要给母亲打个电话,只要有一点时间,就回家看望母亲,陪母亲坐坐说话。回家的时候最害怕一个人开

车,短短的二十几公里的路程,望着路边物是人非的景象,心里总是翻江倒海,总也忍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去父亲常去的超市,去父亲散步的公园,总会感觉到父亲的身影的存在。每逢遇见白发苍苍的老人,总会驻足相望,总在期望那个亲切的面容悄然回头。

每次回家返程的时候,父亲总是提前准备好零钱,提前站在小区门口,替我交那三块钱的停车费,然后目视着我消失在他的视线中。父亲的爱好不多,最擅长的就是下象棋,几年前在家里我陪父亲下过一次,父亲连输两盘,到第三盘的时候,我才发现父亲已经下不过我了,我才悄悄地让父亲赢了一盘,看着父亲开心的样子,我才发现自己懂事得太晚,在父亲面前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

每年利用十一长假的机会,我都带父母去各地旅游一次,八年前第一次,父亲说母亲没有见过大海,我们就去了三亚。七年前第二次,父亲说母亲没有见过大草原,我们就去了呼伦贝尔。六年前第三次,父亲说母亲没去过南方的大城市,我们去了上海、南京和杭州。五年前第四次,父亲说想看看伟人故里,我们就去了韶山。由于时间充裕,我们还去了桂林山水。四年前第五次,喜欢军事的父亲想看航空母舰,我们就去了天津看明斯克航母,还去了大连造船厂看在建的山东舰。三年前第六次,想让父母去领略一下少数民族风情,我们就去了云南。两年前第七次,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去了深圳和珠海。本来计划第八次要带父母去港澳台的,看来父亲永远再也没有机会去了。每次旅游,我都是专职摄影师,并把照片都精心制作成册,家里每次来了客人,这些相册的每一次翻阅,都是一次次美好回忆的重现,好像又故地重游了一次。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由于自己在单位是个汽车修理工,退休以后和弟弟



玉兰解读

陈秋生 摄

## 芳草地